

◎章 明 / 著

# 中国人有钱

河南人民出版社



野蒺藜丛书  
牧 惠 / 主编



牧惠 / 主编

# 中国人 有钱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有钱 / 章明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野蒺藜丛书 / 牧惠主编)  
ISBN 7-215-04761-X

I . 中… II . 章…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216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79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

定价：12.50 元

## “野蒺藜丛书”总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咱们的文学创作确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什么先锋小说家啦，新生代啦，晚生代啦，后现代啦，实验小说啦，以至新新人类啦……让我们这些落伍者眼花缭乱得连名字也来不及记住。相当一批作品，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床、性、钱越来越近。是非功过难以论定；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各种文艺体裁中，杂文是虽有变化却很难远离现实。“新基调”杂文仍有；它们或不痛不痒，或涂脂抹粉，那背景又仍是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辑“野蒺藜丛书”，其中共同的特色就是依然保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深切关怀和思考而伴生的艺术激情。

仅以我们六人当中的老大哥冯英子先生为例。这些年来，英子先生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仇大恨，没齿难忘。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拍案而起，予以声讨。我们在打算编这套丛书的时候，马上想到他，而且指定他就这个主题编出一本杂文集来。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咱们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因为他们总是赖账，总是拒绝忏悔。还因为——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当中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产生了一种以德报怨的健忘症，一种装聋作哑病和软骨症。我们希望英子先生的这些文章，包括那封致日本首相的公开信，能对这

种毛病有些疗效。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出杂文集大致不会让出版社亏本而略有微利，但远不如什么名人的畅销书那样一本书就创造近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为“经济增长尽了绵薄之力”，也不会有人盗版。皮尔·卡丹或李宁才不会傻乎乎让我们去签名售书给他们当“托儿”。我们只是尽本分。

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果皮有尖刺。种子入药，有滋补作用。我以为用来命名丛书，恰恰不过，虽有刺，但有花，滋补，这就够了。

### 牧 惠

2000年6月17日

# 目 录

“中国人有钱”	(1)
中国女子不缠脚了	(6)
柯云路与司马南	(9)
危险的跷跷板	(12)
戴安娜之死	(16)
由克林顿想起袁世凯	(20)
日本军用地图	(33)
“五四”笔谈	
——民主·科学·爱国主义	(40)
人寿几何	(43)
古老而新鲜的命题	(59)
明太祖清世宗的共同癖好	(62)
拒绝“好皇帝”	(65)
谈“小人得志”	(67)
笑与讽刺	(70)
将军和剧作家的故事	(72)
高山仰止钱钟书	(76)
翰墨情深话启功	(80)
回忆侯宝林	(83)
我的二位良师	(87)

三分钟小说(三则) .....	(90)
看别人娶媳妇 .....	(94)
竹与肉的话题 .....	(97)
关于斯大林的粗暴 .....	(100)
罗兰究竟写了什么	
——《莫斯科日记》小札 .....	(103)
放出眼光看世界 .....	(106)
人生四比 .....	(108)
人生五计 .....	(111)
宝刀不老 .....	(114)
建议开征“吹牛税” .....	(117)
拒贿该不该褒扬 .....	(119)
为何丑化宋江 .....	(121)
刘晓庆说的并无大错 .....	(124)
浩然的确是个“奇迹” .....	(126)
时代巨变 棍子不变 .....	(130)
景点的商品化 .....	(133)
青鸟飞来衔钞票 .....	(135)
咱坚决地说“不” .....	(138)
乳房的官司 .....	(141)
想起了“趾龙” .....	(143)
“人命关天” .....	(146)
读书与杀猪 .....	(148)
再编两部辞书 .....	(150)
纪晓岚题匾的联想 .....	(152)
韩信的小器 .....	(155)
宋高宗与岳飞之死 .....	(159)
“马脚”与古代讽刺漫画 .....	(163)

“包公”太忙了	(166)
十不读	(168)
读报记惑	(173)
谋略与捣鬼	
——重读《三国演义》	(176)
“功不在禹下”	(181)
杂文的两个“怪圈”	(184)
赏心乐事与恶心苦事	(189)
穷酸的“大款”	(191)
“炒星”浅探	(194)
黄花岗与红花岗	(196)
“傻瓜相机”的启示	(201)
海燕也要温暖的窝	(205)
“曲取”与“奉偷”	
——有关古汉语及古书今译的几点看法	(208)
闲坐说玄宗	(215)
无字碑前的遐想	(224)

## “中国人有钱”

“中国人有钱！”泰国导游叻吉班宗先生作如是说，曼谷的游艇卖花女作如是说，芭堤雅的商店老板也作如是说，似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甚至一次在餐馆吃罢一顿菜色繁多而品味极差的自助餐之后，我如厕时正在洗手之际，也有一位衣冠楚楚的男服务生冷不防地从背后把我的肩胛捏了两三下，然后向我伸出两个手指。我一时愕然，他微笑着用华语说：“二十铢。中国的先生们有钱！”我只好乖乖地掏出钞票来。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为一次小解付出的最大代价了（100元人民币可兑换270泰铢左右）。虽然有些心疼，但虚荣心还是占了上风：毕竟区区如我者也居然到外国当了一次阔佬了，颇有些飘飘然之感：“我是中国人，我有钱！”

泰国人说中国人有钱，不是没有根据的。5月份并非泰国的旅游旺季，但是我们这个39人的旅游团每到一个景点，一下车，往往就会碰到成千上万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人头涌动，简直一眼望不见边；少数来自印度和欧美的游客几乎都淹没得看不见了。仿佛今天这里举办了一个“中国游客专场”，而其实是天天如此的。说北京话的，说广州话的，说东北土语的，说西南方言的，说关西硬腔的，说吴侬软语的……应有尽有。“神州笑语满佛城”，懿矣盛哉！中国游客不但人数多，而且购买力很强。在曼谷金佛寺，一尊小金佛价值港币18000元，还要加上

请高僧“开光”的费用，有人一次就“请”了两尊。在宝石展览中心，有人一掷数万元，眼睛都不眨一下。在“古法按摩院”（这是一种双方都穿长衣绝无色情成分的按摩），有人花 500 泰铢光顾一次，而小费一甩就是港币 500 元。像这一类的小故事每天都在传布开来，难怪乎会让泰国人普遍地认为“中国人有钱”了。

一向以“贫穷落后”著称于世甚至以“一穷二白”感到自豪（！）只是近年来才略有起色的中国人，忽然一夜之间在异国他乡被人艳羡地赞为“有钱”，就连所租坐的豪华巴士的挡风玻璃上也一律贴着“欢迎中国贵宾”的标语，这当然就会使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产生沾沾自喜受宠若惊的感觉了。平心而论，让人家夸赞你有钱总比怜悯你穷要好得多。改革开放 16 年来，中国人民确实大大地改善了生活，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民有饥色，户无炊烟”的惨状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冷静地想想仍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口袋中稍有余钱剩米（远远不能和西方的日本的中产阶级相比），少数人通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途径暴富了，还有少数人依旧难得温饱。在这种情形下，能否笼统地说“中国人有钱”呢？我觉得为时尚早。我未能查到泰国的人均收入与中国的人均收入的比较数字，但是中国人每天大量拥进泰国旅游，而泰国人却绝少来中国旅游的，这总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既然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有钱”，那么又怎样解释这种事实的存在呢？

我想许多读者都已经知道了答案。这里面有个公开的或半公开的“秘密”。

首先，我对我们的某些同胞（特别是某些“人民公仆”）的创造性与想像力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未富先豪”就是由此而来的一大发明。某些发达国家能够创造每年数万亿美元的国民总收入，咱们不能。但是没关系，别的方面咱们样样都能。外国人能拥有高级的小轿车，咱们也能！当然只是少数人，用公款甚至

扶贷款报销。外国人能享用每瓶万元的名酒什么路易十三轩尼诗 XO,咱们也能!当然也是少数人,用公款报销。外国人能出国旅游,玩到中国来,吃到中国菜;咱们也照样能出国旅游,玩到外国去,吃到外国去!当然也还是少数人,还是用公款报销。从90年代初异军突起,历经六七年发展壮大终于风靡全国的“泰港之游”“新马泰之游”“印尼之游”等,其全部秘密就在“公款出国旅游”六个大字之中。

在这股风刚刮起的头几年,公款旅游者几乎是100%,近些年才逐渐有人自费参加。譬如在我们这个39人的旅游团中,我和老伴是用自己多年积攒的储蓄(因此有的团友说我们“真想得开”),还有一对中年夫妇和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两位退休女教师和一位退休老工人是自费,其余就都是用公款“买团”(向旅行社交费)的了。据我们的中方导游廖先生说,这个团算是自费比例较高的,平均起来,公款旅游者占4/5左右。我想这个比例也许符合整个广东和全国各地的实况。如果每天由中国飞往泰国旅游的有1000人,其中800人是公款报销,按照广州的“买团”价格,每人消费530美元(不包括私人购物),那么,光是泰国一地,中国财政每年就要为公款出国旅游付出1.5亿美元之巨。我的估算可能很不准确,但绝对只会偏于保守而不会失之夸大。这还仅仅是泰国,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呢!还有前些时又兴起的“美国之游”“欧洲之游”和“澳洲之游”,暂时还没听说过“非洲之游”,大概是嫌非洲太热吧?全国每年为此耗费的外汇总和恐怕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有关部门可以作出个统计并公之于众,那肯定效果良好的。

现在报纸上天天都在宣传肃贪反腐,公款出国旅游也列为必须反对的现象之一,可是有谁理睬呢?光有宣言没有措施,不但巧立名目(如洽谈、考察等等)可以出去,不巧立名目也照去不误。加上有些公款不是直接出自国库而是从各单位小金库流出

的,你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反正不管怎样,现在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公款出国旅游之风越刮越大,越来越猛。起先只限于沿海一些省市,现在已深入全国各地。起先只限于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国营公司工厂的高级主管,现在有些一般职员也可以“分得一杯羹”了。某些单位的干部们干脆就是排着队儿轮流出去玩,因此有人竟美其名曰“福利项目”,可又不敢公开。总之,大大小小的“人民公仆”都在心安理得地兴高采烈地用人民的血汗钱飞机来回接送,下榻三星级宾馆,畅游异国风光,品尝南洋水果,观赏人妖表演……如果说这不是浮在面上的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那又是什么呢?

咱们中国的事情也真是奇妙。一方面,许多地方都在不断叫穷,经费短缺呀,营业亏损呀,搞不成研究呀,发不出工资呀;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地方却有充足的经费供给干部出国旅游。我甚至在曼谷遇到一个由内地好几个省的社科研究机构联合组成的旅游团,公家发给每人港币 17000 元,促成了“新马泰之游”。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买团”所需的费用。他们还将有余钱在各国购物。原来,一向被称为“清水衙门”的机构也并不那么“清”。如果不是亲身访问所知,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但不知这些学者在亲历了公款出国旅游之乐以后,研究出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

回想起 1986 年我出差西安时自购车票浏览乾陵,遇到好几个美国大学生,他们每人背一个几十斤重的背包,走到哪背到哪。晚上不但不住宾馆,连旅店也不住,找个地方支上自带的帐篷就睡了。这就是美国式的省吃俭用型的自费出国旅游。像咱们中国式的半豪华型的公款出国旅游,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就引得一些外人大惊小怪起来。我们的导游廖先生是某名牌大学外语系毕业生(他来当导游好像有些“大材小用”了),他因为业务关系要和一些来自欧美的翻译导游打交道。后

者之中有些人初来乍到，看见中国游客人数众多大吃一惊，纷纷向廖先生提问：“据我所知，中国人并不是很富裕的，可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有钱来泰国旅游？”还有一些人已多次来往泰国，知道了中国游客的“秘密”，却仍然把它看成大大的稀罕要找廖先生了解详情。廖先生虽然精通英语和法语，但出于“爱国”的动机，此时也只好装聋作哑。对方在不得要领之余，连连耸肩摇头叹气：“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国家的钱，公司的钱，怎么可以用来作私人出国旅游呢？”看来，这些笨拙的洋鬼子永远也弄不清这个中国制造的“海外奇谈”的来龙去脉了。

不仅是来自欧美的翻译和导游，现在，就是泰国商场宾馆某些高级职员也都知道了中国游客的“秘密”，他们是不说“中国人有钱”的。再加上我们有些同胞在公共场所习惯地做出一些有欠文明的举动，如言语缺少礼貌，随手扔垃圾，就餐时大声讲话大量饮酒等，在素来以“礼仪之邦”自称的泰国留下了很差的印象。因此，有些泰方接待人员往往对中国游客表情冷淡，有时甚至露出鄙夷之色。

那天我去参观曼谷金佛寺，在附近商场看到不少制作精巧的小纪念品，想买几个带回去送人，就客气地用普通话说出来（泰国商人一般都懂几句潮州话和普通话）。不料那天生意特忙，来招呼我的不是普通店员，而是一位西装领带头发花白鼻架眼镜的经理模样的人物。他用一种近乎恼怒的语调大声喊道：“I don't speak Chinese！”（我不说中国话）好像我说了中国话就开罪于他了！只好用英语给他重复说了一遍，没想到这一招符咒还灵，他立刻变得前倨后恭起来，带笑道歉，仔细地替我包装货品，还问我：“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我懂得他问话中的潜台词，但没有心情和他多谈，付了钱道过谢就走了。

1996年6月

## 中国女子不缠脚了

1999年7月4日清晨,从美国波士顿传来了捷报:中国女足在第三届世界杯女足大赛半决赛中以5:0的绝对优势大胜上届冠军挪威队,夺得了决赛权。看了这场令人神往的实况转播,我脑子里忽然有了一种比较古怪的想法:这次胜利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女足比赛本身,甚至于远远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它以有力的、明白无误的语言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中国女子不缠脚了!

说它“惊人”是否有些夸张?不错,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一点也不惊人,可是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它确实是惊人的:什么?“三寸金莲”也能踢足球?说不定还能踢出一个世界冠军来?

至少有一百多年了,中国人在某些西方人的印象中,男人是拖辫子的,女人是缠脚的。这印象是那样牢固,直到我们不拖不缠了很久以后他们还那样以为,特别是认定中国女子一定是缠脚的。1931年10月和11月,鲁迅先后发表了《以脚报国》和《宣传与做戏》两篇杂文,说到当时在欧洲留学的杨曼华女士写的一篇文章报道:有一次她被比利时的乡村妇女包围,要求看她的脚。杨女士出示了自己的天足并且声称“此种传说,全无根据”以后,赢得了对方的道歉和赞叹。鲁迅指出:“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他又指出:把这件

事情写成文章寄回国内发表就不妥了，“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鲁迅提醒人们正视现实，不要自欺。

中国女人何时才开始缠脚？至少西汉是不缠的，这有长沙马王堆的古尸为证。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所述，大概起源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令宫嫔宦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这件事距今粗算正好是一千年。光是这一项罪孽，李煜也活该给赵光义毒死，我对他一点都不同情（尽管他写过几首好词）。据我亲身的观察，我爷爷那辈妇女是缠脚的，我奶奶她们都是小脚。我父亲那辈就是鲁迅写上述两篇杂文的年代，妇女们有的缠有的不缠。到了我这一辈，无论城乡都基本上不缠了，我姐姐虽被我继母强迫着缠过几天，但在她坚决反抗之下也就拉倒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外国人已经了解我们的这一变化，却不料最近看电视剧《百老汇100号》，剧中那位很凶恶的美国老太太竟然在黑夜里闯入中国女留学生的卧室，掀起被子偷看她的脚，以为她是缠脚的。呜呼（这里只好用这个感叹词了）！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这一辈了，可仍然有一些自称“文明的”“有教养的”西方人认定中国女子至今还是缠脚的！人类的偏见可以牢固到这样的程度，我真的感觉到悲哀了。

可敬的中国女足英雄们！你们不仅以自己的勇敢、技巧、刻苦、坚忍、自信和智慧，连战连捷，“该出脚时就出脚”，一次次劲射冲破了许多国家的球门，也冲破了某些外国人用傲慢与偏见筑成的藩篱。通过现代的传播媒介，你们的胜利已经传遍了全球五大洲。我敢说，在这次比赛之后，全世界人士——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里，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中国女子是缠脚的了。而这，可以说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功勋！

也许有人要问我：不错，中国女子是不缠脚了，可为什么中

国男足却屡战屡败，老也走不出亚洲呢？莫非你们的女人不缠脚了，而男人却缠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答之曰：今天我是为中国女足道贺来的，关于男足一概不知。再说，中国的事情太复杂了，有的人不但缠脚，而且把自己的眼睛和脑袋都缠起来了，你有什么法子呢？

1999年7月7日

## 柯云路与司马南

80年代以讴歌改革开放、鞭挞官僚主义、富于正义感的长篇小说《新星》而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柯云路先生，后来忽然转而研究“人体科学”，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大气功师》、《大气功师出山》、《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等书，见神见鬼地吹捧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甚至于在书中用上了这样的语言：“宇宙射出一道长虹，金麒麟光芒万丈，一代宗师，呼风唤雨，带着为世界人类造福的使命从高天降于尘世，四边旷野顿时升起一派辉煌。人们惊喜：神仙下凡了！……一位神秘莫测的张宏堡。一位法力无边的张宏堡。”像这样赤裸裸地着了魔似的造神的书籍，居然十分畅销，而国内评论界也居然多年对此只字不提；对于不走正路的柯云路，也保持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这种状况，我估计可能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是评论家误以为柯先生是另有属意；二是人们担心柯先生有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为了明哲保身而不去碰他。在此期间，与评论界的沉默相反，有一位不是评论家的司马南先生挺身而出，接连写了《气功与骗术》、《伪气功揭秘》、《神功内幕》等书，与柯云路针锋相对大唱反调，他的书也同样十分畅销。笔者与司马南先生有一面之缘，他的《伪气功揭秘》就是我推荐给《南方周末》连载的。他是一位精壮的北方汉子，是北京某大报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位知名的气功师。他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十几岁起就跟好几位气功师当学徒练功，因